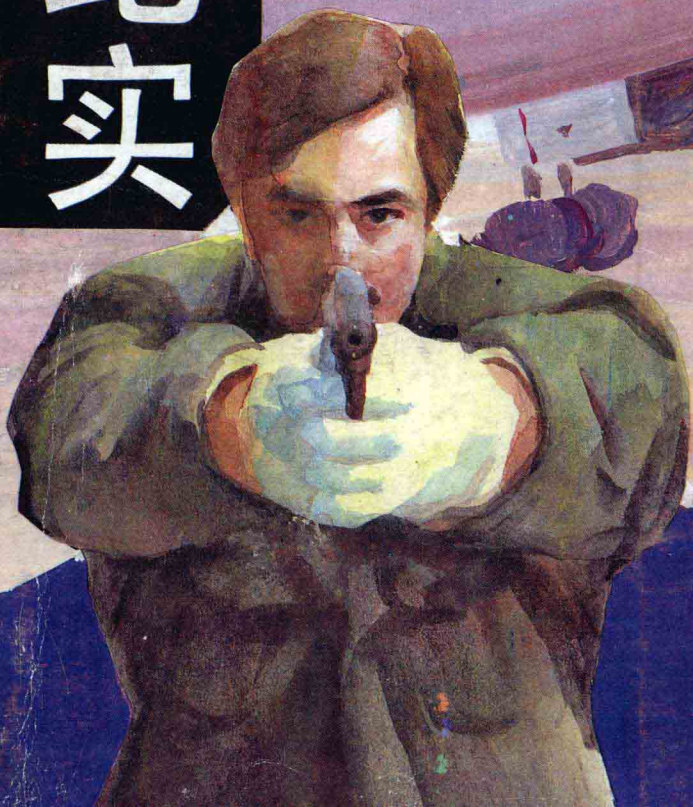


劫机纪实

『五五』

长篇纪实文学
陈秀庭 肖岸 著



『五五』劫机纪实

长篇纪实文学

陈秀庭 肖岸 著

“五五”劫机纪实

陈秀庭 肖岸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国营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9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66,400 印数：1—12,000

ISBN7—5404—0535—X

I·429 定 价：2.95元

(79) “胆入女” 胆大霸王 61

(101) 字长劫头加能前那个果内 74

(201) 系环头解网大移 81

(111) 目 “意 录” 恒斗才平 90

(211) 谷东沛白景 98

(131) “王隆老击击下不” 101

(231) 赫 105

目 录

第一章 事发在沈阳体育学院..... (1)

 (1.1. 一纸留言，搅乱了清晨..... (2)

 (1.2. 踏破铁鞋无觅处..... (8)

 (1.3. 最后决定：撤网堵截..... (17)

 (1.4. 难眠的“五四”之夜..... (24)

 (1.5. 待到弄清去向，却为时已晚..... (30)

第二章 密谋之后..... (38)

 (2.6. 这天，机场节日会餐..... (39)

 (2.7. 卓长仁进入角色..... (44)

 (2.8. 高东萍的决心..... (49)

 (2.9. 名单问题上的恶毒..... (56)

 (2.10. 杨杰曾想忏悔..... (59)

 (2.11. 姜洪军、安卫建其人..... (66)

 (2.12. 卓长仁的哲学..... (75)

 (2.13. 张克伦碰壁..... (81)

第三章 关键的四十八小时..... (88)

 (3.14. 王延大的最后安排..... (89)

 (3.15. 潜在的内部分争..... (94)

16.	王延大的“女人观”	(97)
17.	购票介绍信填的是假名字	(101)
18.	趁大风骗走仪表	(106)
19.	卓长仁的“醉翁之意”	(111)
20.	最后的准备	(116)
21.	“不可沽名学霸王”	(121)
22.	枪	(125)
第四章	焦灼的“五五”登机	(133)
23.	奔向机场	(134)
24.	紧张的候机大厅	(138)
25.	巧遇	(143)
26.	故障，如五雷轰顶	(148)
27.	焦躁的旅客们	(154)
第五章	机舱的枪声	(159)
28.	机组人员的警觉	(160)
29.	伤员，血	(165)
30.	艰难的智斗	(170)
31.	九死一生的迫降	(176)
第六章	春川——汉城	(184)
32.	美军基地的八个半小时	(185)
33.	惶惑的春川之夜	(191)
34.	中国民航局长走在了南朝鲜的红地毯上	(201)
35.	观光汉城	(209)
第七章	奖与罚	(217)
36.	不必细说的受奖者	(218)

37. 沈阳体院的追查 (220)
38. 三个渎职罪犯 (226)
39. 服与不服 (232)
40. “玩忽职守”者 (239)
41. 奖状转瞬失去光辉 (245)

景前丁居謝，言留飛一。

第一章 事发在沈阳体育学院

谁也都不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一旦有什么发生了，大家都一下惊呆了。

1. 一纸留言，搅乱了清晨

刻学育村田武亦父事 章一章

沈阳市区的平面图，像一匹卧地小憩的骆驼。驼峰上，驮着一块长方形的翡翠，绿盈盈招人喜欢。它是一座公园，位于沈阳城北城区和郊区的结合地带，名曰北陵公园。它是以前清太宗皇太极和其妻博尔洛纳氏的陵墓为中心扩建而成的，占地三百三十多万平方米。陵里，飞檐琉瓦，熠熠生辉，石坊石兽，巍峨古朴；陵前，明湖罗列，杨柳依依；陵后，三百多年的古松林参天蔽日，涛声阵阵。整座公园，气魄宏大，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每天天刚亮，附近的居民们便成群结队涌进园内，或打拳，或舞剑，或跑步，或踢迪斯科，热闹非常。

在公园东侧，一路之隔，座落着沈阳体育学院，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高等体育学府，与众多的名牌大学相比，它没有什么知名度，也没有显赫的辉煌的历史。不过，若论学生体格的强壮，精力的充沛，身材的健美，则远胜其他大学一筹。每天清早，穿着色彩鲜艳的运动服装的少男少女们，便跑进北陵公园出早操，湖畔柳下，到处闪动着他们青春的身影，给这座古老的园林增添了蓬勃生机。不仅学生，体育学院的教职工，也绝大多数有出早操的习惯。黎明即起，穿上

运动服，蹬上白胶鞋，鱼贯而出，到公园里跑跑跳跳，吐故纳新，然后，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逝者如斯。如果不是一个震动全国，乃至惊动了全球的突发性事件，使这个不起眼的学院的名字，印上了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登上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并随着长长短短的电波飞遍小小寰球，它的知名度很可能一直在自己固有的跑道上默默运行下去，直到永远。然而，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的日历，却使它有了一个“出名”的机会。

五月，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月份。“五一”刚过，“五四”又来，节日连着节日，喜悦连着喜悦。五月五日，天气却格外的好，那呼啸着、奔突着、刮得尘土飞扬，也刮得人们心烦意乱的大风，不知何时悄然而止，天空澄澈，空气湿润而凉爽。四点钟，太阳便挣脱了云蔚霞铺的温柔之床，裹一身辉煌腾空而起。路旁，白杨树新生的叶子又嫩又绿，鲜亮得动人。

四点半左右，体育学院喧闹起来。校园里丁香树芳芬四溢，出早操的人流，涌动如过江之鲫。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使人们心清气爽，神采飞扬。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祥就是这出操人流中的一个水滴。他有一张“国”字脸，浓眉毛、大眼睛，身材中等，敦敦实实。他心情很好。这不仅是由于天朗气清，使人舒畅；而且是因为昨天晚上，儿子卫建替自己值了班，免除了自己在那地脏床脏，有一股发霉怪味的机关总值班室辗转反侧的失眠之苦，回到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只觉得精气

旺盛、浑身是劲。

他时而快走，时而慢跑，在公园的湖边转了一圈，意犹未尽，又乘兴登上湖畔的假山，站在凌空欲飞的凉亭下面，让晨风吹拂面颊和胸膛，纵目四望，西边的凤凰饭店，北边的郁郁松林，东方的旭日朝霞，尽收眼底，好不畅快。

从假山上下来，沿湖边徐徐而归。突然，他发现一条钩、漂儿齐全的钓鱼线，不知何人遗落水边。安副部长弯下腰，把线捡起，发现鱼钩上还挂着半截颇为新鲜的蚯蚓。他平时并不喜欢钓鱼，但此刻却生出一股好奇心，驱使他左手捏住线的尾端，右手把带钩的一端抛进水里，溅起一朵小小的水花，又化作一圈波纹扩展开去，红色的浮标立在水面，轻轻颤动。他觉得很有趣，很好玩。过了一会儿，又有点兴味索然，刚想扔掉鱼线往回走，却见浮标刷地一下没入水中。他趁势向外一曳，凭手感知道钓上了鱼。他有些慌，也有些激动，急急忙忙用力向外拉线，竟拉上一条三四两重的鲫鱼来，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抓起鱼，分开看热闹的人群，颠颠儿地往回跑，额头上渗出细碎的汗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一天之计在于晨。今天早晨的一切似乎都有一种好兆头。这蓝天，这阳光，这绿树，这鲜花，这水这风，尤其是这条鱼。安副部长加快脚步，想尽速回家，做一锅鲜美的鱼汤，犒劳犒劳昨晚替自己值班的儿子。想到儿子，安副部长心里升起一股满足。他有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了，在外人眼里，都不错。但细细比较起来，老大有点憨，老三有点浮，唯独老二卫建，头脑机灵，善解人意，尊敬长辈，孝敬

父母，高出老大老三一筹。安副部长原在部队有一套住房，由于人口多，转业后，体育学院又给了他一套房子。起初，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卫建从部队复员后，安排在体育学院保卫处当了校工，负责夜间巡逻，也就和他一起住在学校这套房子里。

这房子在一栋二层楼的楼下，两室一厅，窗户小，光线不足。虽然如此，能有房子住，心里还是满意的。安副部长一溜小跑回到家门口，推推门，里边毫无动静，知道卫建没在家里，便掏出钥匙。门开了，溢出一股子夜晚留下的气味。

他刚要进屋，只听背后响起一串急促而细碎的脚步声，随即是一个女青年的声音：“安叔……”

安副部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回头看是青年商店的贺小燕，一个苗条而又秀气的姑娘。

“噢，是小燕。有事吗？”

“我找小安子，他在家吗？”贺小燕用期望的眼光盯着安副部长。这“小安子”，自然指的是安卫建。

“没在。有事进屋说吧？”安副部长客气地对小燕说。

“不，不进屋了。他到底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小燕脸上露出一丝焦急。

“踢球去了吧？这小子爱玩。”

“踢球去了？有人说他要去广州，我想让他捎件衣服……”

安副部长稍微打了个愣怔，马上又笑了：“去广州？谁告诉你的？我怎么不知道？净瞎说。我四点多起床时，他从

值班室回来刷牙洗脸，什么都没说，怎么会突然去广州？”

贺小燕半信半疑，脸也有些红了：“反正有人告诉我，不是我瞎编的。安叔，他要真去广州，你一定让他提前告诉我一声……”

“什么衣服这么着急？结婚穿的？好吧，他要能去广州，我让他第一个就告诉你，行吧？”

小燕红着脸转身走了。安副部长慈爱地摇摇头。真是孩子，没影儿的事都信……低头看看手中的鱼，还呼哧呼哧地喘气呢。他赶忙把鱼放进水盆里，看着它慢慢地游动起来，才开始刷牙洗脸。偶一抬头，透过窗户，看见昨夜和卫建一同值班的姜洪军，正推着自行车回宿舍，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姜洪军也是保卫处的巡逻工，和安卫建是形影相随的好朋友。他在，卫建怎么能去广州？嘿……

安副部长慢慢洗漱完毕，满怀舒畅，从厨房信步走进儿子的卧室，他突然发现桌子上有点异样的凌乱，不由心里一动，赶紧走过去，发现红灯牌交流收音机上放着几张十元的票子、一块手表和一张十六开的、写满字的公文纸。那钱大约三四十元，那表，一眼就看出是儿子戴的那一只。这两样东西并没有引起他过多的注意，卫建这小子把钱和表放在桌上是常有的事。引起他异样感觉的是那张写满字的纸，那里面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他一把抓到手里，上边竟是儿子卫建那熟悉的字迹：

亲爱的爸爸妈妈：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无比的难受，因为我

就要离开您老人家啦，到远方做生意啦，不能在您老人家身边呆着啦。我因为心情很乱，所以写不下信。我就把我的心里话说给您老人家。我走后，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把我给忘掉吧！忘掉您不孝逊（顺）的儿子吧！但我一定要把您老人家哺育我的恩情报答。除非我有意外，不然我一定要早晚得报答您老人家对我的一片恩爱。爸爸，亲爱的爸爸，离别了！请爸爸多多保重身体，看着您的儿子回来的那天！

不孝逊（顺）的儿子 建5月5日

安副部长拿着这封信，足足看了好几分钟。这突如其来，没头没脑的话，使他坠入了五里雾中。看那郑重其事的语气和字里行间流露着的感情，又不像是开玩笑。这小子到底搞什么名堂！突然想起贺小燕刚才的问话，再看看信上“到远方做生意”、“离别了”等等话语，若有所悟，预感到儿子可能有什么事瞒着他。他赶紧到厨房，从北窗向外望去，姜洪军也早已没有踪影了。

安副部长的第六感官升起一股不祥的阴云。这团云涌动着、翻滚着、膨胀着，时而有闪电划过，有雷声炸开。胸腔里乱糟糟的，整个早晨所给予他的畅快和宁静全被打破，像一面摔在石头上的镜子。他竭力控制着心跳，想使自己冷静下来。然而他失败了，那云团犹如一团乱麻似的理不出头绪。

但是，多年的军旅生涯，几十年的党龄，安副部长养成了很强的组织观念。立即向领导汇报，这是他心中作出的第

一条决定。于是，他顾不得那鲫鱼和早饭，蹬上鞋冲出门，向院长家跑去。

此刻，时钟的指数是六点五十。

2. 踏破铁鞋无觅处

沈阳体育学院的院长姓赵，名思佳。虽然来体院任职时间不长，但以其深入细致，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树立了较高的威信。本来，负责保卫工作的是副院长侯朋，保卫处的人出事了，按说应该向他汇报，但安副部长觉得此人高高在上，摆臭架子，因而不愿接近他。

赵思佳院长住在四号楼，与安副部长的住处，相距不到二百米。

安副部长溜一小跑，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敲响了赵院长的房门。

赵院长正在吃早饭。听到敲门声，一手拿筷子，一手拉开了房门。

安副部长满脸都是十万火急的神色，一步迈进门，就急急忙忙讲了一下大概情况，然后把儿子留下的信交给了院长。

赵院长看到安副部长的样子，也就没有往屋里让他，站

在走廊里读完了这封信。他觉得这封信的背后，肯定藏着一桩不寻常的事情。当然，他还无法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现在的关键，是把人找到。只要找到了人，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赵院长把信还给安副部长，让他进屋稍坐。自己放下筷子，立即给保卫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李木子打电话。

当时，体育学院内部没有直拨电话，都要通过交换台接转。这个老掉牙的交换台年久失灵，机能极差。此刻，不知道是机器故障还是守机员上了厕所，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反正院长拿起话筒足足等了五分钟，里面竟毫无反应。院长十分着急，且是气恼，却又毫无办法。正想搁下话筒，守机员的声音传来了：

“喂——，要哪里？”声音软绵绵，轻飘飘，懒洋洋，蚊子似的，像隔着千山万水。

赵院长顾不上批评守机员，忙说：“请接李木子副处家。”

还好，电话很快接通了。但接电话的不是李副处长，他出早操去了。

赵院长只好放下电话，对安副部长说：“你赶快去找栗西木，抓紧查找！”栗西木是保卫处的另一名副处长兼武装一部副部长。

栗西木和赵院长住在同一栋楼，但不在一个单元。很快，安副部长便到了栗家。

安副部长把简要情况、院长的指示告诉了栗副处长，又把儿子留下的信给他看。

栗西木面孔短而略宽，脸微黑，颧骨微凸，五官端正，

为人严谨。他接过信看着，越看脸色越严肃，嘴角紧紧闭合，眉头紧皱，拧成了两个感叹号。他想透过纸面，看出安卫健字里行间的真实含意，然而不行。那每个字都像是一个谜，向他冷笑着，难以捉摸。他略想了一想，问道：“姜洪军到哪儿去了，知道吗？”声音有点沙哑，但很清晰。

“不知道。”安副部长回答。

“他会不会和小安在一起？”栗西木又问。

“也不清楚。”安副部长摇摇头。

栗副处长为什么问起姜洪军呢？因为他担心。姜洪军昨晚替他值武器库的班，住在办公楼里，很可能整整一夜都和安卫健在一块儿，姜洪军身上佩带着保卫处的一支手枪。

近期以来，犯罪分子用盗来、抢来的枪支弹药作案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大案要案都是由枪而起。春节前后，用两支手枪杀害多人的“二王”，至今仍未归案，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生活。假若姜洪军带着手枪和安卫健一起出去，并怀有不良企图，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栗西木的手心里冷汗渗出。他看了安祥一眼，说：“咱们赶快找一找吧。”

安副部长点点头，二人像一阵旋风，掠出楼门。

既然姜洪军身上有枪，他们决定先查姜洪军的下落。只要找到了他，就可基本排除发生恶性案件的可能，剩下一个赤手空拳的安卫健，就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了。

在四号楼旁边的五号楼里，有姜洪军的一间宿舍。这是学院根据他家的人口状况，在外边已有两间房的基础上，分

给他家的。姜洪军在兄弟之间是老大，又在体院工作，他便常住在这里。栗副处长和安副部长出了四号楼，直奔姜洪军这间宿舍。他们踏着埋埋汰汰的楼梯，快步上楼，又摸索着穿过一段黑灯瞎火，两旁堆满杂物的走廊，来到姜洪军宿舍门前，把油漆剥落的门一阵猛敲。

门只有暗锁，没有明锁，辨不出里边有没有人。

敲了一会儿，只惊动了几家邻居，有几颗男人或女人的头探视一下，即又缩回。屋里，死一般沉寂。

栗西木真想一脚把门踢开，看看姜洪军是否躲在里边故意不吱声。有一次，他和女朋友锁着门在屋里谈恋爱，不论谁敲门，就是既不吱声，也不开门。踢门的念头在栗西木的脑子里闪了一下，又像个火星般消逝了。毕竟，事情还没有到非踢门不可的程度。说不定姜洪军和安卫建在踢足球呢，说不定这是他们故意搞的一场恶作剧呢……栗西木这样想着，心中稍稍安定了一些。又敲了一次门，还是没有动静，便和安副部长交换了一下目光，两人又沿着黑洞洞的楼梯出来。

几家共用的厨房里，正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浓烈的炸锅味汹涌而出，呛得栗西木流出眼泪，安祥连连咳嗽。他俩一个揉着眼睛，一个捂着嘴巴，弯着腰，跌跌撞撞地下了楼。

二人在楼外略加核计后，各自回家推出自行车，一阵猛蹬，首先冲向大操场。

由马蹄形的高大看台半包围着的操场里，出早操的人不少。跑道中间的绿茵场内，也有五六个人在踢足球。到近旁